



幸福

还有多远

XINGFUHAI
YOU DUO YUAN

石钟山◎著

石钟山◎著

幸福

还有多远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还有多远/石钟山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
ISBN 978-7-5387-2508-7

I. 幸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1402 号

幸福还有多远

作 者 石钟山
出 品 人 张四季
策 划 博中阳文化
责任编辑 陈 琛
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
电 话 总编办:0431-5638648 发行科:0431-5677782
网 址 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 160 千字
印 张 5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18.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：幸福究竟离我们有多远

XU : XING FU JIU JING LI WO MEN YOU DOU YUAN

每个人知道“幸福”这一概念时，就在追求着幸福了。忙忙碌碌，赴汤蹈火般地去追寻。后来，我们发现，幸福似乎在和我们开着同样一个玩笑，不管我们追求的速度或快或慢，幸福似乎一直和我们保持着相同的距离。有时候，我们觉得已经唾手可得了，当我们伸出手去，她又溜掉了——在前方，离我们不远不近的地方，冲我们招手，微笑。于是，我们又奋不顾身地向前奔去。这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生存法则。

人们常说，知足者常乐。这是一条真理，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，又有多少时间是知足常乐的呢？于是，快乐就远离了我们。我们在忙碌与愁苦中，不知疲

倦地去追求我们认为的那个幸福。

幸福对我们人类来说,似乎是一则寓言。

我想,每个人对幸福都有着不同的理解。一项统计数据显示,经济和文化越不发达的地区,人的幸福指数越高,这也印证了这样的现实:经济、文化的落后,使得人的欲望就小;欲望小了,幸福感也就强了。人们似乎明白了,幸福和我们每个人心底里的欲望是息息相关的。

欲望有多强,幸福就有多远。

欲望是人类发展的源泉和动力,这是不争的事实,而幸福呢?这又是人类存在以来终极的话题。

《幸福还有多远》是我的“幸福系列小说”的第二部,第一部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已经拍成了电视剧。《幸福还有多远》不久也将被拍成电视剧呈现给观众。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电视剧的原著小说,讨论的就是关于幸福的话题。我想,读者看过后,不会失望的。

，那时候留谁呢，村支书王山土是不肯让人顶的，李萍跟李从德说，李从德先出四十元，让一中高中学，至于

，张的后面丁副科李山，丁和家丁

10 几个学理工，丁科是学一系，张士 刚学些数学

李父说李萍，科一精明全有工的本事，人长得也

为 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科一，一六出十四县县理工的有，丁科十月前丁

李萍跟她的名字一样，在那个年代里普通而又平凡。

李萍一晃悠就高中毕业了，她顶了父亲的班，进了长春卷烟厂。时间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期。

20 世纪 70 年代还是知青下乡的高峰，李萍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大哥几年前顶了母亲的班，在一家街道的副食品加工厂里上班，二哥和姐姐没有班可顶，只能上山下乡了。李萍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，长得比其他几个孩子都纤细，也漂亮一些，她的漂亮是上高中之后体现出来的，人很白，又瘦，就显得有些病态。父母从心里往外

疼李萍，都认为李萍不是上山下乡的料，只能留在城里，于是，李萍高中一毕业，五十刚出头的父亲便忍痛从卷烟厂退休了，让李萍顶了自己的班。

李萍在卷烟厂上班，第一年 is 徒工，工资每个月 21 元。这没有什么，当时的工资全国都一样。李萍的父亲工作几十年了，退休前的工资也就是四十出头一点。长春卷烟厂在当时是很著名的，著名的原因是它生产一种叫“迎春”牌的香烟，市场的价格是两角八分钱一包。这在当时是一种不错的卷烟了。当年流行几种烟的牌子有“握手”，一角五分钱一盒，还有“铁花”也是一毛多，还有一种烟叫“金葫芦”九分钱一盒，被人们称为“九分烟”，这些烟都深受人们的喜爱。“迎春”牌香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，没有一些身份的人是抽不起的，一般人家逢年过节买上两盒留做待客用，很稀罕地消受。

李萍在包装车间，这是卷烟厂最后一道工序，将散烟装入盒里便流入市场了。李萍每天都在机械地完成这单调的包装任务，把 20 支卷烟装入盒里封口，就是这样。“迎春”牌香烟的烟盒是很喜庆的，几朵迎春花绽开在紫罗兰颜色的纸上，新颖而又别致。时间长了，在李萍眼里都是单调的。机械地劳动，单调的颜色，很快李萍就厌倦了。一年里除了星期日休息外，天天都是如此，李萍便对生活生出了许多不满，她二十刚出头，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，李萍上学时功课并不怎么样，她只喜欢语文课，每篇

课文差不多都能背下来。业余时间,她还找来一些小说阅读,李萍在阅读小说时就有了许多幻想。刚顶父亲的班时,随着人流涌进卷烟厂的大门,她也曾经心潮激动难平过,随着时间的流逝,短暂的激动便烟消云散了,剩下的只是麻木。

父母五十出头就退休在家,觉得浑身上下还有许多劲没有用完,便用相互吵架来挥发他们的余热。两室一厅的房子,住着父母和哥、嫂,两年前哥嫂又生了个儿子,小小的屋檐下挤了这么多人,杂乱而又热闹。二哥和姐虽然在农村插队,他们三天两头往家里跑,因为父母退休,没有让他们接班,父母心里本身就歉疚了,二哥和姐也认为父母偏心眼,吃了老大亏了,于是二哥和姐用频繁回家来找补自己吃掉的亏,二哥和姐一回来,就嚷着要吃肉,母亲只好把一家的肉票找齐,排队去买肉。这月二哥刚走,下月姐又回来了,他们走马灯似的回来,并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

二哥和姐的进进出出,无疑增大了家里的开支,父母还要管他们来往的路费,他们在家住得安心,吃得踏实,一副不吃白不吃的模样。平时李萍挤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,两间房子,屁股大小的地方,父母占一间,哥嫂和侄子占一间,只剩下过道似的那么一个小厅了,哥和姐一回来,还要占去一块地方,属于李萍的地方就更小了。李萍就在这种憋闷中生活着,单调的卷烟厂和小小的家怎

么能盛下她的幻想呢？

李萍不论出现在哪里都属于长相出众的那一类，自古以来，生得端庄漂亮都是一件好事。在李萍身上也不例外，二十刚出头的李萍一走进卷烟厂便引起了男性的注意。先是那些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他们有事没事总爱往李萍身边凑，没事找事，没话找话地说些什么。李萍心明眼亮，她的情商不低，因为读小说练就了观察各色人等的的能力，应该说她的情商比一般人还要高。她对这些小青年无动于衷，她不是没有看上他们，二十多岁的她心里也是激情四射的，对异性早幻想翩翩了，她之所以没动心思，是因为他们的条件都不能令她满意。这些小伙子大都是接父母班来到卷烟厂的，他们的父亲都是卷烟厂的工人，是工人都一样，家境都好不到哪里去，像李萍的父母能住上楼房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李萍想过，如果自己嫁给他们，自己的结果无非是和父母挤在一个屋檐下，哭哭笑笑，挣挣扎扎过上一辈子，这样的人生一辈一辈的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李萍坚决不肯过这样的日子，她要靠文学带给她的幻想去生活去追求，去抓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。李萍于是在那帮小伙子面前，表现得很贞洁，很无动于衷的样子。小伙子们就很失望，绕着她的周围不停地吹口哨，打响指，以引起她的关注。

还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，对李萍也是有兴趣的，那就是不厌其烦地要为李萍张罗男朋友。保媒拉纤的事，很

适合岁数稍大的一些人干。他们用自己的审美观把两个原本并不相关的男女牵扯到一起,把自己年轻时没有实现的愿望通过这一形式加以实现,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享受到了愉悦和快乐。

李萍在这些人的说合下,见了不少这样的小伙子,有的是卷烟厂的,有的是别的工厂的,级别从工人到班、组长,最高的级别还有一个是车间副主任。李萍和这些人有的来往了两三次,有的只见过一面,最后都不了了之了,原因只有一个,这些或大或小的男人,离造就她心目中的幸福都有着不小的差距,于是李萍的恋爱一次又一次有始无终。在经历了一番热闹之后,李萍的生活又平静了下来,但她的心一直没有平静,她一直相信,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死亡。李萍期待着自己的爆发,她相信自己的幸福会受到老天的惠顾。

接下来的时间里,李萍就剩下等待了。一天,她正在机械地装烟,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,她读小说时看到南方某个民族的女人有抛绣球招亲的习俗,这样可以把希望和幸福寄托给命运。这个想法一经冒出便蛊惑着她坐卧不宁,夜不能寐,最后她想到了手里的“迎春”牌香烟,她想,吸烟的人大都是男人,能抽得起两角八一盒“迎春”牌烟的人,肯定不会是一般的男人,既然如此,何不让“迎春”烟做媒呢。当夜,李萍精心裁剪了一个小纸条,写下了一句话:当你看到这张纸条时,那是我们的缘分,如

果你还没有妻子，我愿意做你的妻子。

下面又写上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那一夜，李萍几乎没有合眼，第二天她第一个走进了卷烟厂，走进了包装车间，她在新的一天包装的第一盒香烟里，放进了昨夜写好的那张纸条。直到这时，她的心才平静下来——自己的愿望和幸福一同远去了。那盒烟会流落到南方还是北方，抽那盒烟的人是高还是矮，这一切都不得而知。反正有了希望，有了希望就有了支撑。

那些日子，李萍都生活在一种冥冥的期盼当中，想象着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会接到一封信，那写信的人就是得到她那张纸条的人。那时她会怎么样呢？那又会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？李萍在幻想着。等待中她的心情好了起来，有时身边的小伙子和她搭话，她也能说上两句了。别人都说，李萍变了。她听了这话，只是笑一笑，把甜蜜写在脸上。一个冬天过去了，李萍并没有等来自己期盼的情景，她又恢复到了从前那种水波不兴、无着无落的日子中去了，早出晚归，上班下班，日子依旧。



车间主任告诉她厂部有人找，她疑惑地望了主任一眼，主任也古怪地看她。她懵懂不清地向厂部走去，有人等在门口把她一直带到了厂部的会议室。推开会议室的门，她看见两位厂领导正在陪一个军人，一边抽烟一边说话，抽的烟自然是“迎春”烟。厂领导见她进来，就笑着问：你是包装车间的李萍？她点点头。厂领导就回身和那位解放军握握手道：吴同志，人领来了，我们先走，你们谈，有事叫我们。

两位厂领导面带意味深长的笑，看了李萍一眼就走了。空荡的会议室里只剩下那位解放军和李萍。她直到这时才有精力打量眼前的解放军，这位吴同志中等个头，看年纪快近中年，身体微微有些发福了，脸上却是满面红光，他正微笑着望她。她不知这位军人找她干什么，也疑惑又敬畏地望着他。半晌，那位吴同志说：我叫吴天亮，是 81394 部队的，你就是包装车间的李萍？

她又冲吴同志坚定不移地点点头。

吴同志就从桌上摸起一支“迎春”烟来，不慌不忙地点燃，眯着眼睛绕着她走了一圈，又走了一圈，一边走一边详细地打量着她，然后嘴里说：好，不错，真的不错。

后来那位吴同志就坐在了一把椅子上，在坐下之前，拉了一把离她最近的椅子说：李萍同志，你也坐吧。

她看吴同志坐下了，便也犹豫着坐下了，她仍然不知道下面将和眼前的吴同志发生怎样的纠葛，她迷茫、困惑



地望着眼前的吴同志。吴同志这回不笑了,而是板起了面孔,一本正经地掏出一盒“迎春”烟,又从烟盒里抽出一张纸条来,把烟盒和那张纸条一起往她面前推了推说:这是你写的吧?

李萍直到这时才恍悟过来,看到纸条的一刹那,她差点叫了起来,她捂住嘴,睁大眼睛望着吴同志。她脑子里顿时空蒙一片,一瞬间她没了思维,没了意识,只那么错愕地望着眼前的亲人解放军,吴同志。

吴天亮就站了起来,离开椅子,背着手踱了两步,样子很首长。吴天亮就说:事情是这样的,这盒烟我得到了,我看了纸条上的意思,我现在就没有妻子,两年前我妻子回老家探亲,出了车祸,嗯,就那个了。我现在是81394部队政治处主任,副团职干部,每月的工资八十元多一点,我们的部队在河北。噢,我今年刚刚40岁,嗯,年龄和你比是大了点,噢,你看这事?

吴天亮一口气说了下去,她已从最初的惊愕中醒过神来,她一字不落地把吴天亮的简历听完了。她一时不知作何感想,羞怯、茫然、手足无措、惊慌等,似乎什么滋味都有。她一时不知说什么,仍然那么不解风情地望着吴天亮。

吴天亮又踱了两步,望了她一眼问道: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人有差距?有你就说出来,没事的,这次我就当来长春看战友来了。我有个战友就在长春,嗯,你说吧,没有事的。

她仍然不知说什么好，这回不望吴天亮了，看自己的脚尖。说心里话，自从把自己的愿望写进烟盒里，她把对方的什么都想过了，也许年龄大一些，也许个子高一些或矮一些，不管怎么想，那人的样子都很抽象，像梦中的情景。吴天亮站在她眼前，那人一下子就具体了，具体得就是这个人了，关于地位，以前她也曾想过，但她没敢想会是解放军里的首长，副团职干部，每月挣八十多元钱，刚才吴天亮介绍自己时，她都仔细地听到了。八十多元的月工资，相当于她四个月的工资总和，父亲一直干到退休，每个月才四十多一点，八十多元的工资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呀，以前她连想都没有想过，这一切无疑都在诱惑着她，最初她写那张纸条的动机，就是想让命运之神把她从现实生活中带走。吴天亮的部队在河北，如果同意跟他结婚，那么自己就会离开家，离开卷烟厂，自己的理想也就实现了。

李萍正在漫无目的地想着，吴天亮又说话了，吴天亮说：小李呀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想认识认识你，本来我也没抱什么希望，是不是，就当我到长春旅游了一次，看看战友，是不是？

吴天亮说完就笑。

李萍这时抬起头来，她的眼里已多了份内容，那内容写的就是对吴天亮的初步认可。

吴天亮似乎洞察了李萍此时此刻的心理，便又说：小

李呀,我初次见你,对你是满意的,没想到你会这么漂亮,这很好。你对我呢,也许一时拿不定主意,这没关系,你可以和领导啊,父母啊商量商量,我在长春还能住上三天,我在部队的招待所住,在201房间,有什么事可到那去找我,啊——

吴天亮说完就准备走了,他收起了那盒“迎春”牌香烟,连同她那张纸条,一边收一边说:这个我留作纪念,你们厂一天生产那么多烟,又有那么多人抽烟,可这盒烟竟被我抽到了,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呀,哈哈——

吴天亮说完伸出手,那意思是想跟她告别,她没有和别人,尤其是和异性握手的习惯,但吴天亮已经把手伸出来了,她僵硬地把手伸过去,她感受到吴天亮的手很大,也很温暖,吴天亮感受到她的手是那么纤秀,冰冷。瞬间的握手结束了,吴天亮又说:我在宽街那家部队招待所201房间。啊,我走了。

吴天亮说完就走了,很首长,也很男人的样子。不一会儿,她听见楼下汽车发动的声音,她透过窗子看见吴天亮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走了。她刚从窗子旁转回身,会议室的门就被推开了,厂长和书记都进来了。他们对待李萍的态度一下子友好、亲近起来。厂长问:小李呀,你是怎么和部队首长联系上的?

书记问:小李,部队首长是不是要接你去当兵呀?

李萍从领导的问话中知道吴天亮并没有对领导实话

实说,对于这一点,李萍感到很满意。她冲两位领导笑一笑,并不说什么。

书记又说:首长要是来接员,你冲他说一说,多带几个人去,这是咱们卷烟厂的光荣。

李萍最后在厂领导温暖目光的注视下走出厂部会议室。

很快,李萍被部队首长约见的消息不胫而走,那两天李萍成为了卷烟厂最为热门的话题。有人猜测:部队首长看中了李萍要把她带到部队去当兵。

还有人说:是中央的部队来选女兵,这些女兵要给中央领导当服务员。

……

不管说什么,中心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李萍的好运气来了,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就会离开烟熏火燎的卷烟厂到部队去了。那两日,李萍也跟做梦一样,一会儿云里一会儿雾里的。

她对各种版本的传说都不置可否,脸上是微笑着的,心里早就心花怒放了。从吴天亮一走,她的心就落地了,那一刻她就下了决心,准备嫁给吴天亮。吴天亮跟她比年龄是大了点,又死过老婆,可这算什么,吴天亮是首长,一个月挣八十多元钱的工资,他的部队在河北,河北离北京那么近,说不定吴天亮的部队就是中央部队。李萍没有急于跟父母说,她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说。